

三

湯之盤銘 一節

何仁山

所述盤銘言自新也夫新非可以自限也觀於湯銘其自新不已爲何如且王者有新天下之權而無新天下之學未足與言治本也治貴更始自治尤貴更始故聖王克日以待之意必先天下而策其功治貴待終自治尤貴持終故聖王惟日不足之衷必後天下而貞其力是可以覩聖學矣今夫大人本明德以新民固將胥一世而被濯者也而有本諸身而取鑒於物寓於目而卽惕於心者則莫如湯之盤銘皇衷刻厲更甚儒生百世觀型而隱衷抱咎卽聲靈有赫祇以爭宵旰之慙也起居甚細有自顧而皇然者矣四海觀瞻叢於爾室萬端待理而片念未清雖勳業爛然何補於性天之事也服御之微有觸目而陳然者矣夫湯非所謂德日新者耳乃其銘盤之意若曰吾何嘗新也吾乃今始謀新也去日苦多悔已奚及此日足惜力猶可追一念也而全神貫之則少此日固見過及此一日尚見功也銘曰苟日新未已也今日可保後此堪虞來日苟虛前功亦廢易間也而無隙持之則分言日而新有異時合言日而新仍無異候也銘曰日日新猶未已也舍前日而計今日更策其始視今日仍如往日

無所爲終不懈也而復以至銳焉之則自以爲日新而新或自此止不曰以爲日新而新仍若自此始也銘曰又日新夫然而湯之銘可以廣其稱矣聖王豈必勤小物而有可以見心者卽於物寓焉蓋無物非警心之物卽無時非警心之時也而盤其偶寄焉者也及時而興不閑時而廢雖萬幾有不暇給而一息在所必爭固知潔身治德之餘惟愛人所不愛之光陰而後不與凡民同食息亦惟能人所不能之刻苦而後不與庸主共因循且讀湯之銘可以知所本矣聖人不止愛一身而凡欲同於人者則必以身先之思吾身乃與人共見之身卽無日非畏人共見之日也而銘其特揭焉者也如候而程功不先候而計功雖隱微或不及窺而精神期於衆譽固知洗心涤慮之頃惟矢以繼明而作之念而後我躬之恆性常存亦惟持以行健不息之心而後薄海之離明可觀可

以知湯新民之本矣

深能入顯能出至運筆之峭拔命意之清空尤屬理境上乘

小人閒居

四句

評

源

意之所至無非欺復強意以飾所爲焉夫猶是閒居而不善如是意欺其知也  
捨而著善何工爲見君子地乎且事有明明兩途而欲合而一之者將責其善  
不善未明也吾正責其善不善而意不實副其知其意  
遂無所不欺而亦自覺其欺以匿其欺而又其欺強所素習飾以本無其操術  
未嘗不工爾不然自致知後豈有不知善不善者豈有不知善可爲不善不可  
爲者抑豈有不知善自善不善自不善不能強爲冒者而何以有小人小人無  
願爲小人之情所知稍卽游移不善已紛來相赴不必有爲也神爲注卽境爲  
造隨地隨時絕無或惶之夙夜小人有必爲小人之事所知旣無體驗不善且  
迭起相乘情所不爲也情愈縱卽數愈寬爲吝爲悔更無可數之主名夫非猶  
是閒居哉所爲乃無所不至哉小人惟恃其閒居而政肆然爲不善小人亦識  
爲不善而姑適然於閒居斯時何敢見君子斯時亦何不敢見君子今夫人心  
所動猝然可以見天往往有陷溺旣深一遇正人端士介其側卽善自彌縫不  
覺氣奪神阻而恧然若失者蓋有天焉非人與也且夫積習所之久之可以誣

性往往有緣飾自便縱得明師直友導其前卽稍知愧悟卒至文過飾非而安  
然如故者是有習焉若性成也而后厭然猶知有本明之善也揜而著善并自  
欺其本明之善矣小人真無所不至矣而小人方自多其揜著也從來理欲所  
爭不是則非斷無兩可者使人自誤小人見君子可以善冒其迹安知小人見  
居之毫無畏懼耳揜之惟恐或知著之又惟恐不知其所爲尙可問哉而小人閒  
并自幸其閒居也從來危微所介不眞則僞亦無並立者使人自滑可以不善  
爲善見君子而尙滋其僞安知不以似善非善當閒居而更亂其眞則不第並  
立也直欲挾以相蒙積詭成妄積妄成政知厭然之迄非悔怍耳不揜爲無忌  
之小人揜之又爲無實之小人其所爲太自苦矣其弊皆自知不實始君子所  
以爭此獨也

亦沈着亦透快慘淡經營而不見經營之迹

此謂誠於三旬

馮夙

誠於中者外必形。慎獨之功要矣。夫中與外交孚。誠與形相應。知揜著之無益。則君子之慎獨不綦要哉。且夫人心之所蘊藏。卽迹之所流露也。則過其幾。於共著之時。何如謹其幾。於獨知之地。蓋其迹之巧於似。正其心之善於呈。惟獨知之地。無可僞。斯共著之情。無能隱矣。亦惟共著之情。無能隱。斯獨知之地。愈無可窺矣。揜不善。善而腑肝。如見自欺之小人。豈非獨之不慎以至此哉。此而謂彌縫之術未工。而非有發其覆者也。尤而謂機變之情未熟。而非有摘其隱者也。然而形矣。然而形於外矣。無他。謂其中之誠焉。故也。今使誠爲一時。形又爲一時。則誠與形兩相需。相需則相間。而相間者必不能以相應。此固有缺爲倚伏者焉。始也。誠其所誠而不虛。夫形繼也。形其所形而適。如乎誠稍祕焉。而不得。卽稍待焉。而不能有如此之神。於應首矣。今使誠爲一端。形又爲一端。則誠與形兩相判。相判則相殊。而相殊者必不能以相肖。此固有曲爲繪摹者焉。誠卽誠其所形。而非有二境。形卽形其所誠。而無矣。更端不如其狀。不止。不窮其狀。亦不止。有如此之工。於自首矣。無他。惟其中之誠焉。故也。彼小人豈非

獨之不愾以致此哉今夫中者外之符也外者中之表也而獨則持平誠與形之先貴乎中以達乎外者也知外之不容假即知中之不容誣知中之不容誣卽知獨之不可忽此其故君子愾之矣必謂閑邪存誠以形焉而始惕則是有所形而致其愾之功豈無所形而遂寬獨之責乎君子之愾獨持平暫尤必貞乎常非必取鑒小人也即使所誠之候未必遽爲所形之候其心且懔然不敢肆而况乎其神於應也而淵衷之沐浴爲更深必謂戒慎恐懼以形於外而益修則獨之未愾固有形外之虞獨之既愾不猶有務外之見乎君子之愾獨省乎內必不徇乎外蓋惟恐流於小人也即使所形之數未必盡如所誠之數其心且皇然不敢安而况乎其工於肖也則隱微之糾虔爲培切夫撫著爲小人而愾獨爲君子善不善之分亦在欺與慊之間而已

以清靈之筆運沈着之思故覺生氣逼出而詞障理障洗滌一空

肫肫其仁

三句

失名

八

至誠敦化之功極攝之以徵其盛焉夫仁也淵也天也何若是之肫肫淵淵浩浩也至誠敦化之功庸可及乎從來蘊之不蟄者無以聯萬類之情也蓄之不深者無以宰萬變之理也積之不厚者無以通萬化之機也惟聖人厚其情而恩誼敦涵其理而美善備契其機而參贊周其道積於一身已極無思無爲之體其量周於一世遂極莫殫莫究之神美矣盛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矣至誠之不倚者爲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已吾乃取而形容之慈愛苟未俗於中則傳頤未敘彝倫恆淡漠焉而形神不屬至誠則務辨其等使各行分以相維務通其情使盡有誼以相接其經倫也卽其仁也子臣弟友之經持諸身者本無幾微之憾而更推恩錫類俾此理之周乎而物皆由眞意以相孚是其正天下之名定天下之志而使之各遂其本然固悉本中懷之懲至以相覬於無窮也吾欲名其窮理而不得也則以爲肫肫其仁性道苟未會其精卽義理本自流通恆隔闊焉而精神莫給至誠則寂然不動蘊喜怒哀樂於無形而遂通任化裁推行而盡利其立本也卽其淵也純粹清明之體涵於中者

資深自逢左右之源而反過往續來俾此理之根於身心者渾無津涯之可指是微以周天下之顯一以給天下之紛而使之各繫其當然固悉本內念之靜深以相引於靡竟也吾欲名其盡性而不得也則以爲淵淵其淵參兩苟未臻其極卽陰陽日相摩盪恆扞格焉而聲臭難通至誠則不言默成因仁義而得元亨之始太和保合因禡而得利貞之終其知化也卽其天也精行物生之妙發於外者寸衷已順怡冒之安而更過化存神俾此理之彌乎實區者莫繫包含之所極是伸焉觀天地之通屈焉觀天地之復而無不默契於自然固悉本意量之廣大以相喻於無言也吾欲名其至而不得也則以爲浩浩其天誠之盛至此以全誠之能至此而盡非至聖其孰知之

理清筆來局正詞純

詩云如切

一節

首謂元

因聖言而有悟焉。釋詩而得其旨矣。夫切磋琢磨，詩非爲處墳詠也。子貢因未若之論而有悟焉。其深有得於斯之旨哉。若曰賜今而識理境之不可以有窮也。學業之不可以限量也。古今來篇什流傳事非一端所能罄功非一得所能該覺。所爲學中之境者在此。所爲境中之學者在此。所爲學與境之彌進彌深者亦在此。賜蓋於此而恍然矣。可也。未若之言。子第就境論境。未嘗於境之外進一解也。子第就境論學。未嘗於境之外有深意也。且夫天下事之未可一得自足也。固如斯乎。人當特循既久。每苦於故智之未融。及感觸無端。不覺悠然有會於其際。形上形下。玩味焉。而領厥指歸。則離境以求之。不得。泥境以求之。亦不得也。人當考證方殷。殊難於新機之忽轉。及引伸未竟。不覺欣然有得於其中。見淺見深。紬緝焉。而尋其旨趣。則何在。可作處境觀。亦何在。不可作處境觀也。賜恍然矣。不謂境之遞進者有如斯也。不謂理之無窮者又如斯也。蓋嘗取詩而詠之矣。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昔人比物起興。深有兒夫修途之閱歷。以驗其始終。故政治必慎厥初。若爲已可。若寫其怠而砥礪必臻於粹美。

若爲未至者懸其程也。然而詩人固未明言也。即今日扱雅揚風亦祇繙夫前哲之修能以深其嚮往。故至道本無窮盡不必泥其用於精粗而盛德真馨形容豈必課其功於疎密也。然而子言固已默證也。且夫學問自靡湛且昔日之所得今日視之則有進矣。今日之所得異日視之則又進矣。層累曲折之途。自盡知吾人已造之詣仍有未造之詣。以相引而彌深。詩若曰旣切復磋旣琢復磨此特學問之無止境。隱示其機耳。推斯說也。而凡有待於切磋者類如斯矣。凡有待於琢磨者亦如斯矣。且夫義理原無盡耳。始歷一境而境之未聞者尚多矣。更歷一境而境之待啓者又多矣。離合淺深之數豈必終懸知此中已然之端仍有未然之端以相伸於肇竟。詩若曰切繼以磋。琢繼以磨。此特義理之無盡藏。顯呈其象耳。繹斯境也。而事之爲切爲磋者可由斯推矣。而事之爲琢爲磨者亦可由斯進矣。其斯之謂與。賜至此益恍然矣。

將感觸情形摹寫盡致是此題最真切文字

矜平躁釋氣靜神恬

人焉瘦哉

二句

包

煥

辨不能瘦之人。因其境與機決之也。夫瘦之境。盡於以由安瘦之機。遇於視觀察機。隨境運而瘦。以窮子故重言以決之曰。今以人情之善遁也。其境屢遷。其機至捷。斯亦難窮其變矣。不知境雖善易。而遁境驗之。其境皆可見也。機雖至變。而迎機辨之。其機皆立判也。遁者善變。而窮其遁者。則變而仍歸於不變。以不變御至變。夫是以切念焉。而知其變之可窮。卽熟計焉。而愈知其變之可窮。不然。所以所由所安者皆瘦境也。待視。待觀。待察者。皆瘦機也。而吾必卽此。以衡人者。則以瘦之境。恆伏於至深。得淺遺深。則其境易匿。見深由淺。則其境俱呈。呈故無境。可瘦也。而隱境無非顯境矣。瘦之機。恆蔽於所難。舍易而驟反其難。則其機較遲。因難而先抉其易。則其機至速。速故無機可瘦也。而發機。皆爲應機矣。於此而猶慮其瘦。則必歷其境者。猶未周也。從來衡物之量。得其偏尤。必得其全。儻在人也。越一境。更闢一境。而吾或不能窺其竟。於內。又安能暴其境。於外。勢必至得少失多。混肴焉。而莫辨其可否。則一念信其難瘦。一念疑其或瘦者。有之。且必揣其機者。猶未盡也。自來漢鑑之權審於先。尤貴詳於後。黨

住人也夫一機更得一機而吾或不能乘其機以入又安能引其機以出勢必至始明終昧游移焉而難定其是非則始雖不至於變而終必至於或變者有之乃若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者豈復有境之未歷者耶變之起也有始境至之窮其變者卽以彼之始境爲始境變之成也有止境吾之窮其變者卽以彼之止境爲止境蓋至窮其始境窮其止境而境之可變者卽此已無餘境矣夫既無餘境可以容人之變彼人之善變者又安能於此外更增一竟也哉豈復有機之難揣者耶人之善變也有進機而吾卽以彼之進機爲進機其窮之者無不到人之善變也有轉機而吾卽以彼之轉機爲轉機其窮之者無所遺蓋至遞有進機遞有轉機而機之可窮其變者乃於此可得真機矣夫旣有真機可以抉人之變彼變住人者又何難於此中盡露其機也哉人焉變哉人焉變哉吾願善觀人者毋徒以輕易而決之也

兩意相銜一氣旋轉不事描頭畫角而題之層折自到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一章

沈 練

君子行義於天下有眞見無成見也夫適者莫者與無適莫而不能義之與比者治一身不足於天下奚富焉君子不然所謂範圍天下而不過與且夫事之來我前者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審其所當然而應之以自然非應之以必然也若夫私心自用侈議更張異學相高爭言寂靜其尤者又好爲高深不測之量游移兩可而自托於中庸彼固謂於義應爾也而天下卒以多事夫子曰是適也是莫也是無適無莫而仍不能義之與比也則未嘗奉教於君子也去適者成莫去莫者成適適與莫互爲乘除適此必莫彼莫此必適彼適與莫相爲倚伏此適莫而顯背於義者之誤天下也馳驟於適莫之外而務爲隱怪終成風俗之憂謂停於適莫之中而與爲委蛇已覺性情之薄此無適無莫而陰托於義者之禍天下也惟君子虛其心以待天下之事之來虛則靈靈則明而曲直是非無纖微之弗悉惟君子平其心以觀天下之事之變平則溥而張弛緩急無措置之弗宜是故可者可之迹似適而非適也否者否之迹似莫而非莫也義焉而已義有不敢於天下者揆時度勢不以官禮誤蒼生義有不忍

於天下者盡性踐形不以空虛環名教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天下之畏事者拙而天下之喜事者狃一故可者有時而不無適而非徒無適也否者有時而可無莫而非徒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義爲天下所固有卽以還之天下而奇術異能無敢逞義爲天下所未有卽以補之天下而就簡因陋弗能安無方無體無思無爲而天下之獨斷者偏而天下之兩歧者惑古之君子其精義之學裕於吾身其行義之功著於天下建白總規乎時勢而聲色不驚制作必酌夫古今而聰明不作易曰時止則止時行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比義也世有其人天下事無不治矣非然者與其高語圓通竊似義非義之義以害義又不若適者之尙可有爲莫者之尙可有守也

入手斬關奪隘得機得勢提筆以下勁氣直達盤空屈屈獨往獨來文之極有興會極有機趣者

入手斬關奪隘得機得勢提筆以下勁氣直達盤空屈屈獨往獨來文之極

知之者不如

一章

李習昇

學有遞進之境，勿以不如自安也。夫學始於知進於好，成於樂也。而其中有所不如焉，人可不自勉乎哉？且道無二致也。自造道者各守其途，而遂不能以一致。潛吾心以審道，而道斯明。研吾慮以求道，而道斯篤。神吾契以體道，而道斯融。達途所闢，淺深分焉；功效所呈，勞逸判焉。雖其後無中止之情，而其間有互勝之理。所貴從實踐以歷驗之耳。今夫學以樂爲歸，而從入之途則有知漸進之境，則有好聖哲之知，知與好合，穎悟之知，知與好分。一實踐，一浮慕也。有卓識尤貴，有卓力尤貴。故才士明晰之胸，難語於賢人精進之學。弊德之好好，即見樂篤行之好好，不遽樂一自然。一勉強也能專心，尤貴能憫心。故君子深造之，見樂尚遠於至人。自慊之衷，益第曰：知則不如好矣。第曰：好則不如樂矣。今有途，其詣殊途哉？顧知則以理，潛心而仍非以心求理，好則以心求理而仍非以理悅心。豈有一物焉見者識之，謙者期之獲者快之，得不得心有。豈有一途，其詣殊途哉？顧知則見地雖確未必境，地之遽臻。

好則志趣雖專未必意趣之俱適其功力有如是之交勝者且夫得功非無序也明與睿相引好原從知來鬱與通相尋樂亦由好得歷其苦乃進於甘吾學雖知之仍昧之矣好不惟不及樂鑽仰切而阻以高堅雖好之將厭之矣鄙夫之間竭兩端而何竟以不如自畫也哉且夫明效可預期也擇善斯固孰知啓好之機後獲本先難好爲樂之漸通其拘乃臻於化吾人自具夫神明惟嚮往旣精而層累日上將由知以策好志學得從心之矩知之始可要樂之歸矣由好以及樂忘憂慰發憤之勤樂之極卽滿好之量矣多識之學小一貫而何勿以不如自勉也哉

運筆清空鍊詞勁峭有成誦在心借書於手之妙洵爲元箸超超